

德国 极简史

[英]詹姆斯·霍斯一著 舒云亮一译

*Read in an afternoon.
Remember for a lifetime.*

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

James Hawes

德国 极简史

[英]詹姆斯·霍斯一著 舒云亮一译

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

James Haw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极简史/(英)詹姆斯·霍斯(James Hawes)
著;舒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
ISBN 978-7-5404-8912-0

I. ①德… II. ①詹… ②舒… III. ①德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51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0838号

Copyright © 2017 by James Hawes

Illustrations and maps by James Nunn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7-227

德国极简史

DEGUO JIJIAN SHI

[英]詹姆斯·霍斯 著 舒云亮 译

出版人 曾赛丰
出品人 陈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刘诗哲
封面设计 曾国展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5 字数:184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4-8912-0 定价:56.00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0261288

纪念我逝去的父亲莫里斯·霍斯，
献给我第三个儿子卡尔·莫里斯·霍斯·奥彭的未来，
他们的生命在 2015 年 2 月 25 日短暂交会

目 录

前 言	001
原 初	003
I	
第一个500年 前58—526	007
古罗马人称他们为“日耳曼人”， 而后日耳曼人接管了古罗马	
2	
第二个500年 526—983	035
日耳曼人恢复古罗马的荣光	
3	
第三个500年 983—1525	055
战乱频仍的德意志	
4	
第四个500年 1525年至现在	087
德国走两条路	
鸣 谢	259

前 言

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会是何时？

西方正在全面衰退。盎格鲁-撒克逊的势力，不管是大小，已经退缩到没落的空想之中。全欧洲的民粹主义者都在叫喊移民和全球化是邪恶系统的产物，是由那些对国家不忠的幕后大佬操控的。普京不大相信自己的运气，注视着他的“大博弈”在列队等候；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忧心忡忡。1998年至2005年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的约施卡·菲舍尔认为希望渺茫：

欧洲太弱、太分散了，难以在战略上替代美国；而且，没有美国的领导，西方是活不下去的。因此，今天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知道，西方世界几乎肯定会在我们眼前灭亡。

——约施卡·菲舍尔，《西方的结束》

(*The End of the West*), 2016年12月5日

同时，《纽约时报》用醒目的标题询问，“自由西方的最后卫士”会不会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德国？在我们的记忆中，那可是阿道夫·希特勒通过民主投票上台执政（虽然只是多亏一个非常特殊团体的投票，这个我们会在后文中看到），继而为实施邪恶的法西斯统治而发动全面战争的地方。德国真的已经在一代人之后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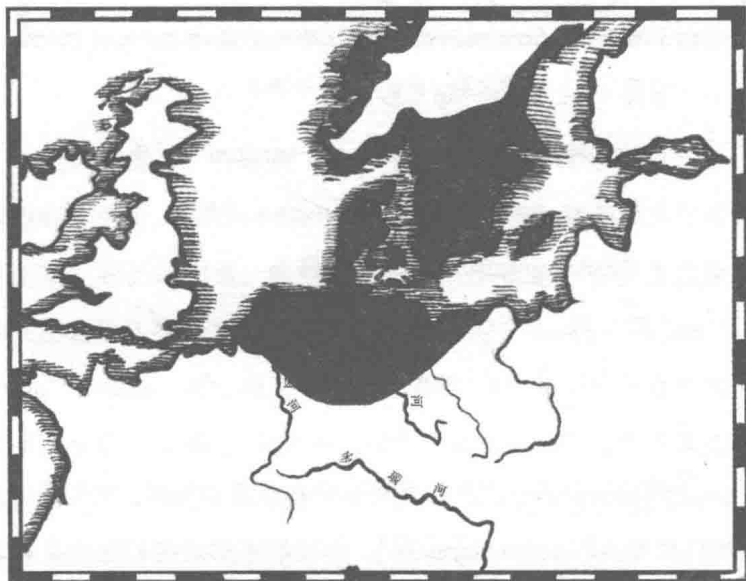
是的，德国变了。但要明白这一点，以及为什么现在的德国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就得抛弃我们自认为对德国历史的认知，重新开始。

所以，我们不妨从头开始。或者再早一些，从“原初”开始……

原 初

我们猜测，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的铁器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或德国最北部的一些茅舍里，欧洲一支印欧人种的某些辅音的发音开始与其他地区产生差别。

我们虽然尚不（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差别于何时、何地，



日耳曼人的部落很可能是从公元前 500 年开始形成的。

因为什么发生在哪些人身上，但可以大致推定公元前 500 年这一带发生了什么。彼时，其他的语言继续使用“c”“k”“qu”音（相当于拉丁语里的“quis”“quid”“quo”“cur”“quam”），而且今天依然在使用（“quoi”“que”“che”“kakiya”等）；丹麦人、英格兰人、德国人的祖先则分离出去，开始使用“hv”“wh”“h”音，这些音后来演变为现代的“hvad”“what”“was”等发音。

日耳曼语系的第一次语音转变，是由搜集整理童话的格林兄弟中的兄长雅各布·格林系统化地记录的，因此也叫“格林规则”。该规则的影响在现代英语中最为显著，英语使用日耳曼语音和源自拉丁语的非日耳曼语音。

p 转为 f: paternal—fatherly（父亲般的）

f 转为 b: fraternal—brotherly（兄弟般的）

b 转为 p: labia—lip（唇）

c/k/qu 转为 hv/wh/h: century—hundred（百年）

h 转为 g: horticulture—gardening（园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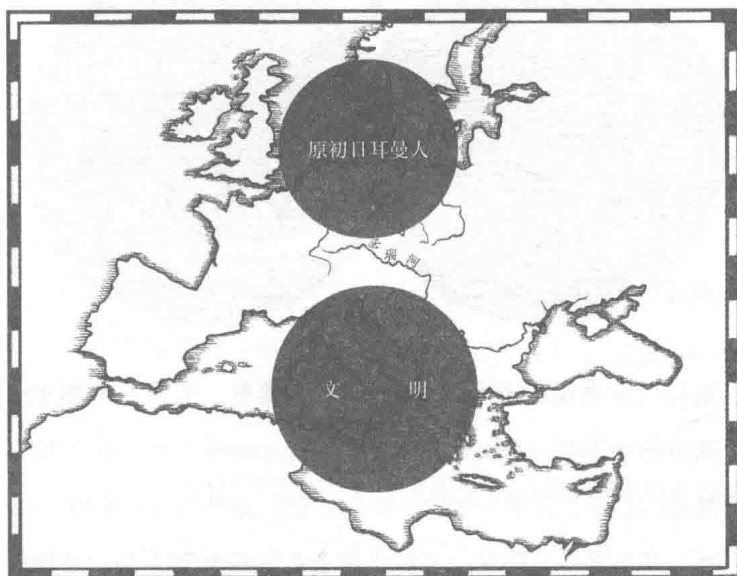
g 转为 k: gnostic—know（知道）

t 转为 th: triple—three（三）

d 转为 t: dental—teeth（牙齿）

在大约公元前 500 年开始使用这些新辅音的部落，我们称之为“原初日耳曼人”（proto-Germans）。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与地中海人打交道，而彼时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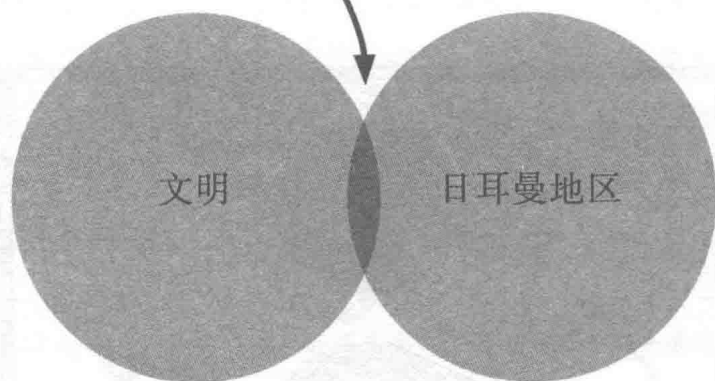
中海人已经创造了包含沟渠、图书馆、剧场、选举和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文明。



原初日耳曼人与地中海文明

我们知道，在公元前 150 年左右，原初日耳曼人已经开始与地中海人交往。从那个时候起，古罗马人酿制的葡萄酒在日耳曼地区出现。我们还知道，购物对日耳曼人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因为在所有的日耳曼语言中，“购物”这个词（“kaupa”“kopen”“shopping”“kaufen”等）是直接来自拉丁语的“caupo”转换过来的，意思是“小商”“小贩”。我们可以想象“初次接触”发生在莱茵河畔或多瑙河畔的集市，在那里，原初日耳曼人的精英商贩出售皮革、琥珀和金发（古罗马假发制作人的宝贝），以及奴隶，来换取葡萄酒。

葡萄酒与奴隶贸易



这样的交易似乎是以和平的方式持续着。但从公元前 112 年起，北方的辛布里（Cimbri）和条顿（Teutones）部落给了罗马共和国致命的恐吓，直至公元前 101 年才最终被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将军消灭。后来，一些爱国者称这些部落人为“早期日耳曼人”，但在古罗马人看来，他们只是一些野蛮人。当然，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称他们为“日耳曼人”。事实上，据我们所知，在公元前 58 年之前，没有人称呼任何人为“日耳曼人”。

我们的这个故事，应该从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讲起。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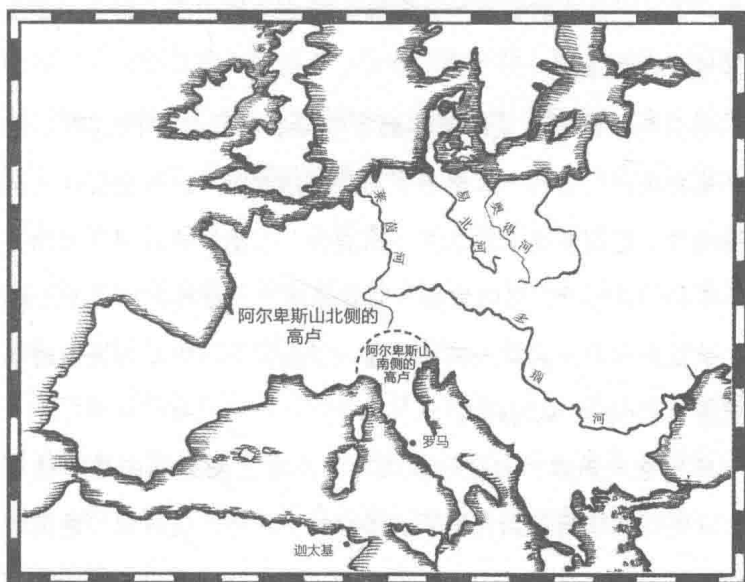
第一个 500 年

前 58—526

古罗马人称他们为“日耳曼人”，而后日耳曼人接管了古罗马

恺撒始称他们为“日耳曼人”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法学家西塞罗（Cicero）写道，公元前60年3月，古罗马受到了野蛮难民的威胁。由于北方的动乱和战争，难民潮水般地涌入业已罗马化了的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意大利北方地区。未被征服的阿尔卑斯山北侧的高卢，似乎有一股新的、让人困扰的力量。公元前58年，阿尔卑斯山南侧高卢的新总督尤利乌斯·恺撒急于通过武力征服来建立威望与清偿债务。他给北边的那群人起了个名字：日耳曼人（Germani）。



恺撒之前的古罗马和高卢

在畅销历史书《高卢战记》(Gallic War)中，恺撒在第一页第

一次提及日耳曼人时便坚定地宣称他们“居住在莱茵河彼岸”。他绘制的地图，和后来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绘制的中非地图一样令人感到陌生。他也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古罗马与高卢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是相交的，但在莱茵河对岸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这个观点贯穿《高卢战记》全书。

恺撒很快就发现，情势确实很不妙。有些高卢部落已经买通莱茵河对岸 15000 名好战的日耳曼人，帮助他们与在高卢占主导地位的埃杜伊人（Aedui）作战。在取得胜利之后，日耳曼人的头领阿利奥维斯塔（Ariovistus）从莱茵河对岸招来更多的人，他事实上成了未被罗马共和国征服的高卢地区统治者。在高卢已有 12 万日耳曼人；不久，还会有更多的日耳曼人过来，把当地人挤走，让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

恺撒是爱国者，立即觉察到了危险。罗马共和国的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行省——甚至是罗马共和国本身——可能会被野蛮的移民淹没。恺撒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鼓动怯战的罗马军团去作战。他们一路行军，谨慎地避开阴森恐怖的小路和森林。公元前 58 年，被恺撒称为日耳曼人的部落卷入了由罗马军团发起进攻的孚日山战役（Battle of Vosges）。

日耳曼人惨败，而且与现代文明出现之前通常的战争结果一样，溃败即意味着遭到大屠杀。幸存的日耳曼人逃过河，恺撒想乘胜追击。乌比人（Ubii，日耳曼人的一支，但与罗马共和国结盟）主动提出要把罗马军团渡运到莱茵河对岸。恺撒决定，为安全起见，还是由自己人来建桥渡河。罗马军团奇迹般地在 10 天时间内

搭建出一座便桥。

罗马军团装备精良，但现在是要进入异域作战。日耳曼人了解自己的地盘，逃进林中。恺撒获悉，日耳曼人打算聚集所有的力量迎战罗马军团。恺撒认为罗马军团已经深入敌后，为国家、为自己争得了荣誉，于是率军返回高卢，并拆毁身后的桥梁。

《高卢战记》接下来的章节记载，日耳曼人是任何意欲反叛的高卢人的潜在同盟者。在恺撒看来，对待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让日耳曼人尝尝罗马共和国的厉害。于是在公元前55年，当日耳曼人试图跨越莱茵河大规模移民时，恺撒决定“向日耳曼人宣战”。

恺撒吹嘘，罗马军团把43万敌兵逼入莱茵河与马斯河¹汇合处的险境，并在那里把他们消灭，没有损失一兵一将。即使按照罗马共和国的标准来看，这也是“屠杀”，而不是“战争”。伟大的演说家加图（Cato）公开要求把恺撒交给日耳曼人去接受惩罚。但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辩解，这场屠杀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当反叛的高卢人再次试图买通日耳曼人时，日耳曼人回答说，上次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再也不想冒险了。

这些新近出现的野蛮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恺撒在关键时刻暂停讲述刀光剑影的故事——这是公元前53年，他站在莱茵河畔的第二座桥头堡上——在历史上第一次就日耳曼人的情况作了他那著名的描述。

1 马斯河（Meuse），也作“默兹河。”——译注

恺撒眼里的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的习俗（与高卢人）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既没有德鲁伊特教士（Druid）来担任神职，也不重视祭祀。他们崇敬他们所看到的太阳神、火神和月神，并由此获利；他们没有听说过其他的神明。他们尚武，除此之外生活中只有狩猎……他们在河里男女同浴，（只）用小块鹿皮遮盖，而裸露出大部分身体。他们不重视农耕，主要食物是牛奶、奶酪和肉类；他们也没有数量明确和疆界分明的私人土地……他们认为，最能表现勇气的事情，莫过于把邻人逐出家园，因此谁也不敢与他们比邻居住……抢劫他人，如果是发生在领地以外，就不会令他们感觉羞耻……他们认为，客人是绝对不能出卖的，不管客人做了什么错事，只要是来避难的，就应被敬为上宾，所有的门户都为之敞开，客人的各种需求都应得到满足……海西森林（Hercynian forest）的宽度大约等于腿脚灵便的行者走上9天的路程——日耳曼人没有其他丈量距离的办法，也不知道如何测量道路……那里肯定有其他地方没有的野兽出没。

——《高卢战记》第六卷第22～28条

没有真正的神灵，没有财物，没有社会秩序，没有玉米地和麦田，没有丈量距离的方法，却有猛兽出没的大片森林、无休止的部落战争，确实是蛮荒之地。罗马共和国去统治那个地方是无利可图的，也是没有前景的。